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敘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泣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街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爲可略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卽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賡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雜體之飢馘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矣常之傳家學故其源深貫羣書故其論辨稟秀質故其辭華旣常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

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嘆非余獨爲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先大夫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敘

今春予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止我先
人之弊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湛然胷次不掛
一絲而多生習氣尙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
泥蟲魚之註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
諳王氏之青箱懶問董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
語披味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
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
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
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爲是

學海類編 文詞
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
秋是皆不畏人禍天刑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
也余也非唯不敢亦不暇隆興甲申中元丹陽葛立
方著

韻語陽秋卷第一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
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
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
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
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
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
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

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
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
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
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又曷嘗以難
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
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
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忧心劇目雕
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

自超詣翠駁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
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
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語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
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
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
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
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
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

學海類編 二 文詩
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招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初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

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霑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鳴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閒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

恨久陰江閣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潘匙
兼煖腹誰欲致杯鬢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
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
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
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
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
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
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
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
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
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
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
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
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
見爐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
王尉云度鳥不曾下新文誰寄評晝寢詩云及爾寂

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於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部王使君泛江詩云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後詩曰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衒博於易語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

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苦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彼人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急則失之俗如江西詩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粗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蕊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

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
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遇石城
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
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穉榻迎何客月在
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穉榻客帆
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
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岳柏麝畱香松江詩云晚
色千帆落林深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
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閒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

於其他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
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
溟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
自讀書始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迳
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
水不生烟荒岡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
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
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

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
磷溪大行橫偃春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
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評其詩
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
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螯蟻竟日嚼
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
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

之者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
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
寒汀有白蘋送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
詩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
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
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
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
漸見射占星非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國風忽

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谷
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吟
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
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
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其
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萃詩卷則云
鳳凰養雛飛未高雞鷲成羣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
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且言詩

卷則云汲月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令詩卷則云
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邵不疑詩卷則云既竟
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
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
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踊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
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
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
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

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
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
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
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
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媿
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舉
也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
溜爲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

倅穎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
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益
遠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
杜子美刪之爲五言句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
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
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
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

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
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時異物皆復本原山谷
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開
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
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
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
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
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鼾睡詩一篇以爲韓退之遺文其實非也
所謂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鐵佛聞皺眉石人戰
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厚誣退之不亦冤乎歐永
叔有謝人送桃簟詩因及喜睡其曰少壯喘息人莫
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認雷作竈婦驚窺疑
釜鳴與前詩不侔矣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
於說飢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日濡耳染莫非富貴
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
寶丹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爲臺夢

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慶孫
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
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
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
吾曾伯祖侍郎諱宮雖起於寒微而論富貴若固有
之嘗有詩云翩翩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閒又
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真
不愧矣若孟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
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杜甫天吳與紫鳳顛倒在裋褐
皆巧於說貧者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
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
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
難追韻高絕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賴子能指
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榜之至詩名亦安
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
今難賣而梅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
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

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嘗
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乍依
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
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
誇映秀士羣鳴鸞桂樹閒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相
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第一終

韻語陽秋卷第二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荆公嘗有詩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
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未
見有出也荆公答曰韓集鬪雞聯句則孟郊云受恩
慚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
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
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一言日有人
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

學海類編 文譜
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中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隗夕郎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正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鵷鷺忽相隨臘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晴雪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遶仗偏隨鵷鷺行長信月留甯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珣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

學海類編 卷二 文評
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儻或能取諸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善學古者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與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卻變白閒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饜肌滌骨冰瑩霞絢喜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芬葩苦不癯棘當其傳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蕊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眾響觀其作登臨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垣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童語也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

喻垣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沈贈路明
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臯又云纔
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湖心寺中島云風折停猿樹
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又云座接停猿樹巖飛浴鶴
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寒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
而送五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
城春觀其語言重複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沒搖
月空城雨翳鐘白狼垂樹窗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
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蘭至二
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
何遙知暮夜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
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連縣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閒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所
牽則爲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沈寥爲寥沈是爲平側
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沈工夫太是也又以沈
瀾爲瀾沈是爲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
波瀾沈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會腐草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照肯長其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

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織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魯直謂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可擬

哉客言後山詩多點化杜語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去已遠後山云新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云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其筆下又何足爲公病

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疊洗者用語相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爲公病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雖然不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爾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宴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閒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

學海類編 六 文論
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爲馬悞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菜子舊便人以爲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艷淨香帔稻畦成豈用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

學海類編 卷二 文論
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
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如
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
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爲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
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
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
杜蒿苳詩云兩句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覓迷汝來
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

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閒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
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
異始可以言詩矣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
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
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猶有調張籍一篇太尊李
杜而末章有願語地上友經營何太忙之句病中贈
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
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

鷄羣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白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題皆駢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入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祕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豔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燄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尙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

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
鸚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
仙萸初糝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水光翠繞九
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豔有餘若作清癯
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
斗杓東澹灩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
甲事春農鄧溫伯云晨曦澹灩上簾櫳金屋熙熙歌
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

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日下將西花添漏鼓三聲
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貺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
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玉宸
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
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
令東風到世閒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
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
晴暉欣入鳳凰樓一桁朱簾不下鉤漢殿鬪簪雙彩
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

簾鉤漸好風閒繞闌干數花樹春痕已著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鎮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班

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詠錢劉于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擗捨去矣人以爲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士篇延之受詔卽成靈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眺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陣奪佳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眾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早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荐復起抱石明

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設邏臣拜洗兩朝厥荷情幹勒微臣椎魯祝君統聖壽鐵擺俱可忒設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鐵擺言高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賤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閣人匹裂

小木罌獬狸形如鼠而大狄人以爲珍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過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杼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無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

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攻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覷龔元窞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眾鬼之窞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

學海類編
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卻有礙誰謂
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
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
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
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
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第二終

韻語陽秋卷第三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元白齊名有白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
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
言微之詩得己格律頓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
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
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
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碧玉錦繡花草之

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
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
滓飛動搖霹靂贈盧琚詩曰藻翰惟牽牽湖山合動
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
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
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
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古風子美偶
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

吾哀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
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
漢選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
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
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
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賈島攜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
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
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味嗜昌歎可見

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教島爲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摭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唱而不覺洎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遊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

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爲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爲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尙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笊簪社食欲熟浮蛆香輕蓑浙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畏葉撼曉幾多枝恨

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疏端可以破綻如甘蠅飛衛之射捍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况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詞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托而作

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變元氣再欣海縣
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
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托訴也而作詩
云斗閒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
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
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
綆之苦不能易雕章續句之樂歟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薜
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

館來人士膾炙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
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
先生應是壓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
尊半酣書破青烟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黏
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
鋪卻雙縉直道難掉手空歸不成畫二詩殆未易甲
乙也

臨八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
文選理休覓綠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

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輕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檣杙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污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爲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薨於牆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朝廷恥遂下詔募捕竟得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

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于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七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有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

學海類編 卷一
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二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摩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等語豈不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閒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所諸侯忠者懷强者畏凡融廷湊皆不敢桀黜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塽渠一詩并傳燈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畱題一篇而已

劉又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是愛金者又載少爲使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爲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胡爲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又自以爲烈士耶

劉又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于正也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爲道路成泥阻不爲九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祕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于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說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摛章

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縣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此以論淵明詩亦可以見其關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于見題則易于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于駢對非若遊戲于烟雲

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于作省題詩則疏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蕊方潔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恐未盡其形似念昔有避雨詩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

學海類編
九
文
郊宮爲近侍分明攬攬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
玉京仗萬里橫互羽林鎗豈去國淒斷之情不能忘
鷄翹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
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
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卷青山巫峽
雨烟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
謝眺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
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

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禁中兩存之爾
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誠未工也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
爲詩者始見于沈炯山谷亦嘗效爲之余友人莫之
用其相戩嘗以辯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
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
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
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髯織冰縠踏翻菜園底用
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愛小茅自許猴

蔡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
日匝三樗蒲肯作豬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
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兔玉函方祕緣青蛇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蓋
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
志和則云太虛爲室明月爲燭王康琚則云華條當
圓屋翠葉代綺窗吳筠則云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
裙劉伶則云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皆是意也李
義山無題詩云春蠶到死絲方歇蠟燭成灰淚始乾

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爲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
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
海往見畱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
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
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
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
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
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

學海類編
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
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
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少冠岫
嶠耳孫勑其製今君此去甯後來欲慰相思時整視
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
錫洛社嘗至孫仲孟年在髻齒坡曰孺子習何藝孫
曰學對麴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璠璣器孫應
聲曰翰苑神仙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眞璠璣器也異
口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於此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
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于宮掖戲劇之
事則祕不可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
守澄之宗人得宮中之事爲詳如叢叢洒手遶金盆
旋拭紅巾入殿門眾裏遙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
恩又云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鷓雛內中數
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
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讀建宮詞謂之曰宮掖之事
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
馬每教騎嘗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
當家親說向九重爭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
花藥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日頭支給賞花錢滿殿
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之
類亦可喜也

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
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畱友人詩云良友何閒
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夢墮前
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照紅雨狂歌謝貫
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
加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韻語陽秋卷第三終

韻語陽秋卷第四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曉苗發崔峒耿湓夏
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尤愛綸
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
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
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湓端之詩
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鴈來者同湓宿旅舍之詩也
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閒亭詩也桂

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曉漳之詩也司空
曉亦有途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鴈到吳州耿漳
寄曉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
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
車雉還隨護法龍又答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
落花閒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
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暖進官大集名士李端
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
章又工於前起之妒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

也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
上天藁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
環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
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碁燒敗襖著子故衣然
陸龜蒙皮日休閒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
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
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
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

學海類編
劈開須見蕙秋杵著盡更無棊破衫卻有重縫處一
飯何曾忘卻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
又小異矣

嘗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偏
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
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
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
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
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調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

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卽文選所載
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
腸我躬不悅懼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
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爲爽長史切諫其
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于爽也而爽
卒不悟以及於禍或謂以百言爲一篇者以字數而
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
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
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螬

其詩一百十字恐出于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尔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蟪蝼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于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埭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蘼湖行擘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倣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

所謂康莊傷荒涼土虜部伍苦皆倣疊韻而爲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閒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

學海類編
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景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羣
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帙未見
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
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
師云窗閒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
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
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
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

荆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
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卽今
老舊無新語尙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
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長萬
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羣而言乎史載鞏平居
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嘯嘯翁乃肯爲是耶此段有脫誤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
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卻獻花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

遠水落葉滿疏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
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不雨山長
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
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
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
上寺水閣松房過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看
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
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
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
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閒唯
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閒唯有賀方回等語
皆祖其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眾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
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問四馳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
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孟浩
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六 文
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
門風動竹疑似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烏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
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裙織翠青如葱入門
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
甚多豈皆少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
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
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胷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
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

倫也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
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
斯斯集中絕妙佳句如晚春花云疏與香風會細將
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竝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
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
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
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爲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
蒹葭霜冷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
詩云新話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
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
中橫家藏亡命兒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
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韋后不應后之
族敢于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族尔李肇國
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與楊開府詩所迷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
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
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
吹落春風香

韋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
坡次王鞏韻云郡能廢詩酒示未妨禪寂子由春盡
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泣酒三丹是客同道貴冲寂
宴主歡暢一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醕之

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謝惠連云
四節競蘭侯六龍引頽機沈約云馳蓋轉祖龍回星
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旣虛崦嵫盈逝
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
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句
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刳
刳西何没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
以不得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
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
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
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
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
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
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
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
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

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于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尔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棋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從曹操也其

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爲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

學海類編
卷五
詩
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爲
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蒼蔚郊往來其間
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
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
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
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第四終

韻語陽秋卷第五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
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
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羲之
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
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二首王豐之元之
蘊之渙之郗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
曹茂之曹華桓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

王獻之謝瑰卞迪邱旄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
縣華耆謝藤任凝呂系呂本曹譔十有六人詩各不
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
殤而羲之序乃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
及謝安一時之語耳而或遂以爲未達此時未見當
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
濱寥閔無涯觀萬日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
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時則豈未達者耶史
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

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辭寡
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
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
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
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謂
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尙藥求杜若勅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眺詩悞郎官如
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卽予觀屈平九歌曰

采芳州兮杜若謝眺詩乃用九歌語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曹官徒知謝眺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錫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

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渠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爲酒則醋浸曹公湯燻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爲酒用東坡豈祖是耶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攜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渭等鑑湖聯句有乘興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

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
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卽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
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
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
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
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
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
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
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

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此據耶南史載宋
劉勔經始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
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涇漢無
聞之嘆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
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遁之
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語云茗水如
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
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

學海類編
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
二邱山晉殷仲堪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
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
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峰相峙有東峴西峴唐
寶歷中縣令於興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
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還寫丹青到雍州卽其所也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
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
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當

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
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
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甯四年既預政
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
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
之學爲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
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
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
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

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閒李
杜皆投筆地下班楊亦引車惟有少陵頑鈍叟靜中
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
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
爲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
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
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
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

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
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
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
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
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
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賊銷縮攜沮壘壘百餘
言皆敘其欽慕之意其後實出爲華州又有書云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旣

學海類編
卷五
文詞
爲實所讒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
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覺讎
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
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任文未
拔崖州幟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
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
有永正行以快任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爲世稱
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日見非妄徵嗟尔既往宜爲
懲則知陽山之貶任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爲多非爲

李實所讒也

長慶四年退之爲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狀
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某位爲
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怨其
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張籍祭
詩亦曰公有曠遠識生死爲一行及當臨終辰意色
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
了得力之所成就故于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

學海類編 卷五
載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爲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
事愆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誌
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
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
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于發狂慟哭今觀易簣之際
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豔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
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尔今觀香奩集
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

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
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
蘇曄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
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
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
劫帝四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
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
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
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

學海類編
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尔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閒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

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很自不以爲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解救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

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時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也然又有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于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

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爲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外集有愈答侯生問論語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求其意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愈旣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則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昶爲集賢校理

有金根之悞則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湜輩爾籍
祭詩曰爲文先見草又云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
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吾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
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
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
豈以書自名哉時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于胷中而
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
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
知初未嘗規規然出于翰墨積習也

時有二家風氣世俗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
華孔貴嬪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豔
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
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炯詩云擒虎
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黃益見多情處同
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
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

學海類編
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
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歷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
戒哉數字其他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攷寺卽景
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
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至
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府視朱紱仰睇白
雲有愧于心反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
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

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
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
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
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
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
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勲
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
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年明皇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

學海類編
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
叫闈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
討論倚風移鴨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素
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其
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思可謂不忘於藻鑑
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八月見素代之
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畱藻鑑聽履上星辰則
甫之文章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白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
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閒皆有深意其尤章
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
景窮居正風美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
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
則愚介介古人特爲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蓬
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
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爲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

或又咎帝短喪爲傷於孝子觀遺詔率皆言爲己損制未常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爲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荆公詩云輕刑死人眾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眾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

韻語陽秋卷第五終

韻語陽秋卷第六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老杜卒於大歷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

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鎖闥晴窗檢點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李太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臺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

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爲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跡尙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爲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麇故魯直懷荊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麇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已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于放麇亂世之雄疑于食子是也然屬麇于秦西巴孟孫也非中

山相也子昂偶忘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爲巴西亦誤矣

何被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媯楚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如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元帝繹爲姬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總爲姬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時忿仙童一九藥是也

縣象縣字徐鉉曰本是縣挂之縣若州縣之縣字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憂方休杼臯慈更轍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爲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

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爲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據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璣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時筆悞尔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

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八座尙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芟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

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
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
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
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毗俗大率追儉之意
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竝賜死于桂州之閒得詔震汗不
引決祖雍請于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者許
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
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
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
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
不想西家樣餒腹還如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
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
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畱別詩
乃云絳蠟燒殘玉學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

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
爲韻所牽耶

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
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荐爲國子博士東坡所
謂汗流湜籍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
祭詩乃云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
號爲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宏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爲陽
山尔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及入爲博
士崎嶇從羈輪觀其遊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

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宏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眾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繆徽雖有不逮驅駢駢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願願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用序韓文辨證云用卽宏也未知孰據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邱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耳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韓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巖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

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
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
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
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
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于仕進者然當時慢
侮力士略不爲身謀旋至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
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
曰是子大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

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軍
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
如卻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陵相如
白自比爲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
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浮朴憶大庭又
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
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
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無乃

學海類編 卷六 文詩
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
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
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
人以新聞舊不能止白首故以爲名余觀張籍白頭
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
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
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
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

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
則是言男爲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
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閒關秦隴負薪採耜舖糒不給
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
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
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
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
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

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橙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
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木於徐少卿之
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
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
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
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
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
寄題草堂則曰尙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

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
曰常若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
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
不忍竟捨此復來薤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疏
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
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
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
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公墓誌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尙之蓋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陷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居自笑未竟人復吁蓋爲

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卽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尔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六終

韻語陽秋卷第七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
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
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
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
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眾矣而無一人爲春申殺李
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若

學海類編
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詒
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嬴爲呂東晉那知馬作牛
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起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
子之愚後人不可繼尔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
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
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于此乎
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爲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

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
代閒誰不有浮沈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
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爲不足
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爲文帝不能用者以絳
灌東陽之屬讒之爾故誼之賦有云鑢鄒爲鈍鉛刀
爲銛幹棄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
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
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

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
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
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
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爲後趙世
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等朔之
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立趙
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歸
未逾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爲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
於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州之
貶投業而叫閹賢士愴驛名之同摛辭而頌德可以
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
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而未嘗
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問

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待也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蒲之疏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元岌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是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尔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爲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

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爲賦以美之曰孕靈娥之彩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至宴飲其園亭爲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仙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晴空姦傾旣露基閒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齒戴髮者所爲何至如是乎

張均張洵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才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洵而奪於楊

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逾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尙書時也贈均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均尙甯親公主禁中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戮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晉盧諶先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爲

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
瘁此秋棘言諶棄己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
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眾赴匹磾
繼爲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
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
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
琨旣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
崔元暉表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卽祚
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誠
爲社稷之奇勲然尙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
思而彥範乃謂如几上肉畱爲天子藉手彥範輩豈
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蒸亂
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爲苟誅三思必不利於
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
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
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畱禍啓臨淄
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
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爲韻語以警
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
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
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
佞臣頭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

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
以汚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濱死
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
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爲汝
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
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
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
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六一詩云

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爲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爲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誤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自媿蕭公

韻語陽秋卷第七終

韻語陽秋卷第八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懼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詬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

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丹窟冰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意尔

張祜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破橫流砥柱虎口危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麟敢以廬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

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弔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取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爲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

學海類編
卷八
文論
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
有牴牾耶

漢元帝時宏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
力詆蓋薰藉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
莊陽王爲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
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伎惡之心切然於中實亦少
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
也而暇爲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
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

妨謀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倘取其心而略其迹
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討國不爲身謀爭立清河遂
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鉞上章乞收固尸
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畱楊羌
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
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裏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
樵采茅莎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
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

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爲之喜
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爲糞
土而馬融眞犬豕哉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
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
肯自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
攄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閒悠然止而食成書
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曰
二子不相戾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

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
自見于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
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爲一言而寄
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
鬱頓挫楊雄枚皋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于崔魏
班楊又云氣劘屈賈壘日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
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于世自比諸人
誠未爲過至切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

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
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牀其忠蓋亦
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爲天子
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
公知眾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吾
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
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
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爲軍謀

祭酒則以心腹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
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尙可得而髣髴初僧
誓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
使援己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
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泔泔人遂得其力
操行蓋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
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臥未首上伏犧中文王下孔
子下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眾數有

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于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爲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吾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爲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

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謨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靈運已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及文帝召爲祕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逾之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

無度爲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
房去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
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
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
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爲不逢矣豈
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
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
蕙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不知桃墟穴洩能處順
乎五年之禍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眾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
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旨也王荆公
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真沈溺
九流渾獨沂頽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
者當必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與幾
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澀之辭文淺易之
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寢疾乃矯詔送

學海類編 卷八
七
文
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
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
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
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
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
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
但自苦尔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薰蒸

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
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貪
進不止方且據鞏矍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
夢得經伏波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
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爲司馬時經歷
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兪所獲霸
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
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尙釣釣得玉璜刻曰姬

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尙書大傳之說也
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
年七十釣于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
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
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
擬也而司馬遷乃摭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
生閔天招呂尙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

既脫三人有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
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
何異斯州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閒題
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
鉤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爲傾商政一以爲
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爲重稱兵不軌泊蔡平師道乃始
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
興矣故劉夢得嘗爲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

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劉夢得云午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槍星又云泰山沈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爲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將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爲左相李林甫爲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爲吉甫子房以李爲傳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上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趙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柔易乃荐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眾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

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
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寔得喪於度外安
知不在聖賢之盛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
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沈
江劉勰謂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楊雄謂遇不
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卽非賢哲
模孫邵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
文潛獨以謂楚國范范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哺
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文潛出蘇氏之門
是以所論獨正

韻語陽秋卷第八終

